



K E G U A N

B U

K E

Y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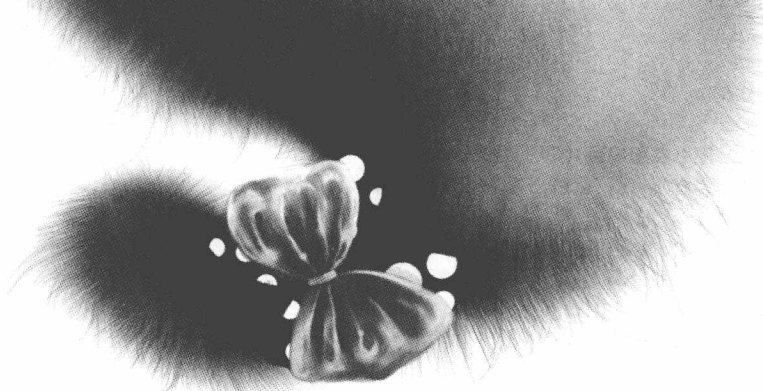
# 不可以 客官

蓝白色  
LAN BAI SE  
作品

初来乍到的职场新人大搞乌龙气死BOSS，  
腹黑BOSS绝地反击、将狐狸女吃干抹净……



YZLI0890146604



# 客官

K E G U A N B U K E Y I

# 不可以



YZLI08901455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官不可以/蓝白色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1  
ISBN 978-7-5125-0302-1

I. ①客…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383号

## 客官不可以

作 者 蓝白色  
责任编辑 赵 辉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纪 辉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8.25印张 308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02-1  
定 价 28.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顶头上司 ..... 005

第二章  
被替规则 ..... 025

第三章  
千杯不醉 ..... 050

第四章  
一夜N次 ..... 071

第五章  
未来公婆 ..... 091

第六章  
前度女友 ..... 108

第七章  
验孕试纸 ..... 135

第八章  
恋情告急 ..... 167

第九章  
昏了婚了 ..... 180

#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o(□)o  
隐婚情趣 ..... 198

第十一章  
(@\_\_@)  
戒指事件 ..... 215

第十二章  
(~)~  
蜜月旅行 ..... 246

第十三章  
(# ' )  
我要离婚 ..... 262

第十四章  
(○○○)...  
小小狐狸 ..... 272

番外  
o(≡v≡)o  
不CJ的开始 ..... 284

恶搞  
(≡▽≡)  
小小狐狸  
成长记 ..... 288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我好不容易挤上了地铁二号线，你却没挤上。

胡一下在前后左右全方位无死角夹击之下，终于扁成人肉烧饼，地铁门合上那一刻，好不容易抽出一只手，朝门外的冷静挥手作别。

冷静其人，虚有其名，实际上是个极容易耍毛的小姐，此时正在门外头巴巴地看着向前缓行的地铁，扁嘴作哭状。

这边厢，胡一下一如既往没心没肺地笑。

缺乏对好友同情心的报应来得很快，地铁一路行去，胡一下每每被人抢去空位，始终没个安稳的落脚地。

这三寸高跟穿着，像踩在刀尖上似的，腿都快断了，她自然没工夫顾及形象，赖在角落，怎么舒服怎么来。

直发及肩，浅色上衣，干净清爽，铅笔裤配红底高跟鞋，露出一截纤细脚踝，恰到好处性感，打扮得倒是根正苗红，长得也赏心悦目，姿态却实在不敢恭维，手撑在窗上发短信，恨不得脸也贴上去。男乘客们偷偷地看，默默地叹：可惜啊可惜。

“要是我这次面试又没过，你可得接着养我哈！”

胡一下觑着笑脸盯着手机屏，在这种地方还能做到旁若无人，实属境界。

“滚！”那端闪电般回复。

“我又滚回来了。”

冷小姐出了名的嘴硬心软，不一会儿就发了个叹气的表情过来：“狐狸，你放着家里的安逸不要，跑这儿来是为了啥？嗯？听姐们儿一句，都到终轮面试了，你可得用



心，千万别跟上次一样，面试官再帅也不准流哈喇子，听见没？”

胡一下的脸瞬间垮了下来，迅速按着键：你还不知道我为啥跑这来？如果不是和姓许的那茬子破事儿，姐们儿我犯得着千里迢迢躲到……

手指却在这刻生生一顿，一咬牙，前边输入的字全删了。

“你是不知道上次那老外，”胡一下逼自己去回味那些比较美妙的事，“那双眼睛……啧啧，so blue！”

随后的短信，冷静极其激动：“代表全国人民，鄙视你！！！！！”

胡一下笑嘻嘻地揣回手机，继续做她的人肉烧饼去。

好不容易挨到站，胡一下从地铁口出来，一身行头早已惨不忍睹。赶紧理理头发，免得真成鸡窝。调整呼吸，然后屏一口气，抬头，望向远处地标性的写字楼。

大楼高耸入云，玻璃幕墙折射的光儿近跋扈，她今早还窝在被窝里，冷小姐就千叮万嘱：S-ray的亚太总部简直就是传说，你到时候帮我留意一下，那里是不是真的连清洁大妈都找漂亮的有气质的？

昨天夜里胡一下跟家里通电话，老爹老生常谈，让她务必回家，胡一下也是觑着脸，借这牛叉公司的名义拒绝：“你闺女明几个可是要去艾世瑞参加终轮面世，就等着我从那儿给你勾个精英女婿回去吧！”

想当年胡老爹靠往香港偷运白菜起家，可自从把卖白菜的钱大批大批赔进股市之后，老爹大笔一挥，胡家家训就成了：没文化，真可怕。

无奈这闺女读书厉害，却没有一点做生意的细胞，胡老爹只好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到未来女婿身上。如今闺女这么一说，立马说到他心坎儿里，老爹开心，胡一下暂得耳根清静，可一挂上电话，瞬间陷入无声的世界，她突然感到有些惆怅。

许方舟，千万别误会我是因为想和你扯上关系才来艾世瑞，你在华南分部，我在亚太总部，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真的，真的……

往事匆匆，胡一下在地铁口驻足片刻，抬头，挺胸，去也。

进入大堂，精英气息扑面而来，黏在许方舟屁股后头做了这么多年的尾巴，唯一好处就是胡一下混了个不容小觑的文凭，可毕业这两年她都在老爹的庇护下作威作福，没有一点正经的工作经验，如今混在这一堆精英中，胡一下总觉得气场不和，压力不小。

刚进电梯，肚子就发出咕噜一声。

紧接着，又是咕噜一声。

真是屈辱。

冷小姐常说世界再大，大不过她缺的心眼，可实际上，胡一下觉得自己一直是害羞内敛的新时代好青年，如今状况，有些丢人，她还是知道默默低头的。

电梯里都是些默不作声扮深沉的主，她莫名地想起没吃完的那顿早饭来，看表，时间还很早。

于是决定先去吃点东西壮胆。

往后每每回想这一天，这个本该是黄道吉日的早晨，胡一下只能叹：一失足成千古恨哪！后话再提，只说当前，未曾预见一顿早饭将给自己未来带来多么惨烈变化的胡一下，边大步流星走出电梯，边查手机地图，找附近的馆子。

片刻之后，A餐在手，胡一下只觉阳光灿烂，人生美好。

捧着豆浆，出了饭馆，吃着煎饼果子，还哼着歌，突然——有人就被打劫了。

不远处都市丽人的一声锐叫：“我的包！”随之一个人影擦撞着胡一下的肩膀逃窜。

她被撞得连退几步，好不容易站稳，忙不迭回头张望。

小贼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的前一秒，不幸被她的目光捕捉到。

再低头看看地上躺尸的煎饼果子，心疼之余，热血劲儿就这么“噌”一声直窜头顶。胡一下二话不说，调头就追。

煎饼果子，只吃了一口，抢包贼，其罪当——诛！

那贼手长腿长，一眨眼工夫，险些溜得没影。胡一下最恨仗着身高优势甩她老远的人，曾经那人是许方舟，她不敢得罪，可如今这人是贼，简直是新仇加旧恨。胡一下自然不客气，一个急刹，还没站稳，鞋已经脱了下来，径直照着小贼后脑勺扔去。

曾几何时，除了跑步，其他运动统统不在行，铅球垒球永远扔不准，总得许方舟出面求体育老师给一个及格分的胡一下同志，这回破天荒砸中了！

她下了狠手，小贼痛得直抱头，胡一下趁机扑过去，稳稳擒住。

小贼始料未及，当众扑街，幸好他身形矫捷，立即用手掌撑地，否则若是脸先着地，准得破相。他想要爬起，却怎么也起不了身，当即低咒一声，恶狠狠地扭头看去，这才发现后腰上骑了个女人。

彼此视线毫无征兆地碰撞，他眉眼拧着，眸子墨黑，胡一下的目光险些陷进去。这地方的水土真是好到人神共愤的地步，怎么能把个小贼的皮相养得这么俊？



小贼似要说话，胡一下这才醒过神来，拽走他手里的包。

“让我起来。”小贼语气无虞，都不带喘。

即便他似乎并没有挣扎的意思，胡一下仍使劲扣着他的腰，好不容易缓过气来：

“先等失主过来。”

小贼目光立变，恍悟了什么似的，上下打量胡一下，语气却仍是淡淡的：“你弄错了，我……”

话音未落，立马遭袭。胡一下朝着他后脑勺就是一掌，“爷追你半条街了，还给我抵赖？”

这姿势着实尴尬，周围渐渐围了一圈看热闹的，小贼沉吟一声，“你先听我……”

“闭嘴！”又是一掌，“姐没空跟你唠嗑儿。”

胡一下坐在他腰上，穿好鞋，抬手看看表，拿出镜子补妆。

他冷笑一声，胡一下没理会，摸手机准备报警。不料底下这小贼突然不安分起来，猛地一个翻身，胡一下没曾想这厮力气这么大，几乎要被他掀翻在地，正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失主姗姗来迟。

失主与小贼两两相望，大眼瞪小眼。胡一下正要把包还过去，却听耳畔忽的一声娇叫：“抓、抓错了……”

补好了妆的胡一下照旧光鲜，那人却狼狈至极，灰头土脸地杵在她面前。气场很足的一个人，眼睛微微眯着，看起来有些阴森，语气倒是不咸不淡：“我刚逮着那个贼，你的高跟鞋就飞了过来。”

胡一下被盯得浑身不舒服，她真想告诉他，你别白费劲了，你的眼神杀不死我。苦于错在自己不好发难，只得缄口不语。

失主最是尴尬，谁成想不但被抢了包，还被这年轻女人捅出了这么个娄子，“您这衣服的钱我来赔吧。”

男人也不客气，当即要了张纸条，写上数目。胡一下还没弄明白他想做什么，已被他抽走手机。他拿她的手机拨号，她也没抗议，光注意看他手指了，心里直叹：啧啧，指节修长。

男人兜里的手机响起，他似乎笑了下，弧度不明显，笑容敛去的同时，纸条连同手机一道塞回胡一下手里。

胡一下立马哭丧着脸：原来他准备让她赔钱。

男人瞥她一眼，眉眼渐渐弯起，藏着似是而非的笑意，也不再吭声，就这样调头走了。

这人真是古怪，面部肌肉僵硬症？表情全藏在那一星一点的眸色里，累不累？胡一下暗忖着，目光从他背上撤回，展开纸条，看见那串零，心里便是一抽：好家伙！

以为自己看错，又再数一遍那串零。

胡一下的心脏是一抽再抽，“能把几万块的衣服穿出地摊货的效果，不容易啊。”

她喃喃自语着，自认已把音量降到最低，男人却听见了似的，脚下蓦然一顿，吓得胡一下赶忙收声。

好在他只停了这半秒，胡一下目送他在众围观者的吁叹之下消失了踪影，紧紧咬唇，再不敢言语。

见义勇为果真能带来好运？还是今几个黄道吉日，诸事皆宜？

终轮面试顺利得让胡一下觉得邪门，她端坐在那儿，正对面试桌，面试桌正中央的位置空着，名牌上写有“詹亦杨”三字：主面试官缺席。

两个副手面试官都很随和，气氛很好，胡一下觉得有戏，一出面试室就急着给冷静发短信。

进了电梯，光可鉴人的电梯壁映着她嬉笑的眉眼。

这边的电梯门刚关上、她的笑脸刚消失在门缝后，斜对面的电梯门就开了；颧骨擦伤的冷脸男踏着微怒的步伐出来。

面试的队伍还在持续增长，他面无表情地从旁走过，径直进了面试室，低气压便一直延续到了屋内，两个副手见了，立即起身来迎：“你可算来了。”

两个副手面试官见了此男都如此紧张，应试者坐在那儿，估计都快喘不过气了，所有人都没再吭声，只有冷脸男的脚步声清晰地散播。

“面了几个？”冷脸男走到了面试桌前。

副手闻言，忙把筛选好的简历递给他：“就这些。”

他刚草草翻过第一份简历，便是一愣。

脑中顿时闪过无数糗状。手比脑子快一步，即刻翻回第一页，仔细看那张相片。目光随后转到姓名栏。

胡一下？为什么不是胡亦夏？

因为熟悉的名字，他脸色一僵，因为这个女人早上令人发指的行径，他的脸色一僵

再僵。脑中冒出一个邪恶的声音：胡一下，咱们后会有期……

忙碌的一周。

胡一下在众多工作机会里兜兜转转，疲于应付，冷静忙着应承她那个刚步入更年期的主管，焦头烂额。好不容易挨到双休日，两个憋屈的女人相约K歌解压。

大学时代，圈子里华人不少，别的都是勤奋刻苦的孩子，只有这俩女人不务正业，厮混出了革命友谊，在一起就特能闹腾，以至于胡一下的手机响起时，她早把嗓子唱哑了。

想当年普通话都说不好的深圳妞，愣是被冷静教导出满口京片子，岂料矫枉过正，如今胡一下唱粤语歌，怎么听怎么别扭。

手机响了几遍胡一下才听见，忙把麦克风抛给冷静，从包里掏手机，匆忙之中不忘提醒：“我这首还没唱完，等我回来再切歌哈。”

冷静忙不迭点头，阳奉阴违地想着：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麦霸给盼走了。

胡一下跑出包厢，捂着另一边耳朵接电话，“喂？”

这家KTV要价便宜，隔音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电话那端的人估计被这边的魔音穿耳震住，顿了许久，胡一下惦记着那首high歌，扯着嗓子叫：“姐忙着呢，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

“……”

“胡小姐吗？这里是，S-ray人事部。”

胡一下回到包厢，像霜打的茄子似的，冷静正喝水润嗓，见她古怪，不得不放下杯子，端正了目光观察她：“便秘啊？”

胡一下摇头。

“你爸又催你回去了？”

又摇头。

冷静兀自忖度着，半晌，一骨碌窜立起来：“靠！别告诉我是许——”

胡一下嗓子眼里正憋着个天大的好消息，被冷静这么一闹，比被人碰着死穴还要浑身不适，赶紧挥手让她打住：“别乱猜，是艾世瑞，通知我下周一去上班。”

冷静迅速消化她的话，欣喜之下，立马一掌拍过来，胡一下被拍得快要吐血，正痛

得扁嘴，冷静已经咋呼开：“姐们儿你发达了，怎么还愁眉苦脸？”

“我怎么觉得这么不真实呢？”

胡一下一有事情想不通就爱拧头发，当下拧得更起劲，这没出息的样子看得冷静又是一掌拍来：“得了吧，好好做你的人事，好好往HR发展，别给姐们儿丢脸。”

这话说得在理，胡一下胳膊一挥，挥走这莫名其妙的低落感，唱歌去也。

隔周周一，胡一下踏着小高跟、穿着小西装、顶着副得瑟的小模样，上班去了。

人事部前辈把装着工作卡、通行证等杂物的公文袋交到她手里，胡一下是抱着多么憧憬的心态打开公文袋的，待看清了工作卡上的部门，就有多震惊。

“销售，九部？”

前辈事不关己，自然洒脱，拍她的肩：“好好干。”施施然去也。

上班第一天就从人事被踢到销售，这算个什么事儿？所谓前辈早就弃她而去，这是耍人吗？

胡一下不禁愤愤然。站在楼层图前看了又看，找到了销售部的楼层，一至八分部占据着公司的最好楼层，胡一下感到些许欣慰，可她瞪着眼珠子都快出来了，愣是没看到九部在哪儿。

无奈之下只得先乘电梯到销售部去，人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电梯迟迟不来一趟，胡一下索性从安全出口下楼梯。

胡同志最近太懒，没怎么运动，中途累得不行，高跟鞋“哒哒”响，脚踝震得生疼，只好哭丧着脸脱鞋子。

赤着脚没走多久，楼下隐约传来脚步声，楼道里空旷，一点儿动静都听得特别清楚，那脚步声越来越近，很迅速，似乎是在跑步。

胡一下撑在扶手上，透过楼梯缝隙往下看。可惜只看到一个头顶。

正好奇哪路神仙和她一样这么倒霉得爬楼梯，不一会儿，那人就来到了她面前。

男人，站得比胡一下低两级台阶，个头却仍比她高。胡一下抬头看他的脸，瞬间愣住了。

他看见她，也是一愣。

一些糟糕的记忆顿时在脑子里游走，胡一下印象深的，除了这个人的长手长脚和似笑非笑，就只剩下这双墨黑的眼睛。

对方的目光告诉胡一下，他已经认出了她。

可他嘴上愣是什么都不说。

她是有多倒霉？穿道袍都能撞鬼。何况面前这人，脸色简直比鬼还阴。

胡一下心里敲着边鼓，这男人什么构造，跑步从来不带喘的？害她在气势上输一大截。上下打量了一番，衬衣配西裤，袖子挽至胳膊肘，领带并没有系得很紧，一身的干练，独缺一件西装外套。

她观察他的同时，他也在看她，相比她的偷偷摸摸，他的目光放肆很多。这女人一手拎着一只鞋，光着双脚丫子，还自以为气势很足。实在让人无语。

胡一下正琢磨着是不是该说两句，或者打个招呼，毕竟她还欠他西装外套的钱。犹豫要怎么开口，一回神，就看见这男人目光朝自己胸口瞄去。

因为脱了外套，又出了汗，内衣颜色隐隐透出，胡一下立即抱胸做狠恶状：“喂！看哪儿呢？”

他嘴角动了动，看不出笑没笑，只听他悠悠地说：“粉色。”

胡一下眉头一凛。没来得及发作，这人竟已先行越过她，继续往上跑。

心里虽正在骂骂咧咧，却没回头看，怕生出什么事端，默默祈祷这厮快点消失。

可他脚步声蓦地停了。

“销售九部在地下一层。”

他音量不大，却一丝不落传进胡一下耳朵。明明是淡得不能再淡的语气，胡一下怎么从中听出些许的幸灾乐祸？

这回她都顾不上用脑，忙不迭回头：“你怎么……”

他站在上边的台阶连接处，不言不语，面无表情，只把下巴微微一抬，示意她胸前的工作卡。

跑步声越来越远，直至消失，胡一下独自一人，终于爆发：“靠！”

她的尖叫响彻楼道，还没来得及收声，便发现不远处上来了个气喘吁吁的年轻女人。

年轻女人着实吓了一跳，刚才正边打电话边跑上楼，现下什么都忘了做，就这样呆立在原地。原本怀抱着的一摞资料，“哗啦”一声，全落在地上。

胡一下觉得丢人，赶紧穿好鞋子，只顾一个劲儿地往下逃窜，也不帮忙捡捡这一地资料。

在她闪身进安全门的后一秒，吓坏了的年轻女人对着手机哭诉开来：“这个副总喜欢一边跑楼梯一边处理公务，人事部调我来做助理的，不是陪练！刚才，刚才我还碰见了个女疯子，妈！我想辞职！”

待终于身处销售九部的地界，胡一下才恍悟，那陌生男人的幸灾乐祸实在太有道理。谁能想到她胡一下，竟然就混到了公司最边缘部门？

这销售九部，简直就是待裁撤部门，比办公区域在这可怜的不见天日的负一楼还悲催的，是它隔壁竟然就是清洁队的地盘。

胡一下也终于见到了传说中气质样貌俱佳的清洁大妈们。

办公区的门关着，透过其上的玻璃窗往内一瞧，胡一下顿时无语望天。

一个半百老头正顶着比啤酒瓶底还厚的眼镜看报纸，一个年轻女人欢快地聊着QQ，一个年轻男人枕着本封面香艳的《花花公子》杂志，睡得正香——这些就是她的新同事？

大名鼎鼎的艾世瑞里，怎么会有这几个极品？

胡一下真想扭头就走，不料就在这时外头又来了一人，见她在这边探头探脑，当即扯开嗓门：“找谁呢？”

胡一下一吓，三魂丢了七魄，做贼心虚地回头，只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围着条印花丝巾，双手拎满了饮料杯。

胡一下赶紧收拾好脸色：“我，路过。”

脚底抹油正准备开溜，不料这饮料男还挺眼尖，一下就瞧见了她胸前的工作卡：“哦哟，新调来我们部门的？来来来，快进来。”

胡一下暗叫不好，脸上只剩僵笑。他却已经为她踢开了门。胡一下左思右想，一咬牙，闭着眼就跟他进了办公室。

他还真是热情，都没来得及放下满手的饮料杯就已经喧嚷开来：“眼镜爷！快看，咱九部的新鲜血液！”

眼镜爷这才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扶了扶厚重的眼镜，眯眼瞧瞧胡一下。

“那个，”胡一下在心里早把耶稣的八辈祖宗都问候了个遍，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小模样倒是装得挺认真，在这些极品面前一派乖巧状，“我是胡一下，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各位前辈……”

话音未落就被QQ女打断：“胡——亦夏是吧？你得罪谁被发配到咱九部来的？”

胡一下平时脑子转得贼快，蔫坏蔫坏的她现在却是死活接不过这话茬儿。QQ女料定她不懂似的，满脸惋惜地指点道：“我呢，是因为有个猪头想潜我，被我给踢了命根以后又想整死我，到处传我赖着要做他小秘，结果我就被詹执行调到这儿来了。”

胡一下一直觉得自己是装斯文的牛人，不料这QQ女更胜一筹，不说话时简直能让所有雄性生物想入非非，可这一开口，男人的遐想统统破灭。

胡一下不说话，在场所有人都觉得这新人太嫩，就这么被唬住了。其他人自然也不客气，开了话匣子，什么都往胡一下耳朵里倒：“我呢，是因为不小心把詹部长的合同当做废纸送进了碎纸机，结果就被詹部长送进了这里。”

他方说罢，那边又开腔：“我呢，用公司电脑上黄网结果招来了黑客，半年的营销数据被黑，詹经理就直接把我丢九部这儿来了。”

这么多姓詹的？胡一下都被他们说晕了，偏偏这时，眼镜爷也来插一脚，慢条斯理地收好报纸：“我呢，是自愿调到这儿的。”

他说得信誓旦旦，不料当即就被拆穿：“得了吧眼镜爷，你原来在一部混得好好的，明明就是因为你带头和六部的人抢客户，才被詹总监踢到这里的。”

眼镜爷被人呛了声，当即嚷嚷着狡辩，一室吵闹，好不热闹，胡一下耳朵都开始嗡嗡直响，怒了，再不装小白兔，当即低吼：“哥哥姐姐大爷们容我先问一句成吗？！”

……

终于安静。

胡一下抹一把汗，清一清嗓：“艾世瑞不是跨国公司么，什么时候成家族企业了？别告诉我高层都姓詹。”

QQ女当即失笑，打量面前这只小菜鸟：“看来妹妹你和我们的情况不太相同啊。你不是被贬来的，不知道情况也正常，咱们刚才说的可都是同一个人。”

“这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九部，就是为了见证某人迅速到变态的上位史而存在的。”

原本还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胡一下顿时来了兴致：“詹变态全名叫啥？网上搜得到不？有他照片没？我要看我要看！”

刚才还咋咋呼呼的几人在这关键时刻，却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缄口不语。

饮料男对漂亮妹妹倒是一如既往地殷切，却也不告诉她答案，只把一杯咖啡递到她面前：“咱这儿的饮水机坏了几个月都没人来修，这些喝的可都是我从37楼偷运下来

的，好东西，趁热喝！”

简陋的办公桌，早就应该被淘汰的旧电脑，加上四个极品同事。身处其中，胡一下除了安慰自己随遇而安，别无他法。

可是直到十一点，他们仍是看报的看报，睡觉的睡觉，上网的上网，胡一下这个天生懒骨头都受不了，想活动活动筋骨：“前辈，我需要做些什么？”

眼镜爷一看就是这儿的头儿，胡一下小心翼翼询问，眼镜爷的报纸都看一早上，却仍停留在那一版，闻言眼都不抬，语速比说相声的还快，“没听过一句话，‘不做不错，多做多错’吗？总之，九点十五出现，五点整消失，你要楼上那些人呢，”说着不忘煞有介事地虚空往上一指，“让他们不太感觉到你的存在，对他们不会造成威胁，他们就不会打你的小报告，公司瘦身裁员的时候就轮不到你。这样才能长长久久，做到退休！”

强大的逻辑。

胡一下差点吐血，干脆闷头发短信：“冷静，救我。”

冷静这回倒是冷静得不得了，简简单单一个字：“滚。”

胡一下正要回，冷静那边神速地又来了一条：“别再滚回来。”

就这样安逸得快要发霉，好不容易挨到午饭时间，其他人都急着走，毕竟对普通职员来说，员工餐厅的好东西都是先到先得，饮料男还知道稍微照顾一下她：“我帮你带饭？”

憋屈都憋屈饱了，胡一下哪还有胃口吃东西？她把头闷在双臂间，趴在桌上，声音懒散：“谢谢。不用。”

三个人一起离开，过了饭点，鱼贯回来，其中一个人说：“外面下雨了。”

胡一下心里叹：老天还算有眼，知道替我掉两滴泪。

另一个说：“今天的芒果西米真难吃。”

胡一下暗自腹诽：难吃还打包一份回来？

相比之下，最后回来的QQ女关注的事件要高级得多，只听她兴奋到微抖的声音响彻办公区：“特大消息！他升副总了！今天公布的调令！”

这话是看着胡一下说的，胡一下出于礼貌，不甘不愿地搭腔：“他？谁？”

“还能有谁，詹副总！”

胡一下耷拉着脑袋，饮料男看出了点端倪，替她接过QQ女的话茬：“咱们这负一层





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纠正一下，不是咱们——是我消息灵通，”QQ女从不分享功劳，即使是口头的功劳也不分享，“这都是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听公关部的人说的。没办法，谁让他是咱女同事中永恒不变的话题呢！”

胡一下可不想成为这话题中的一员，下午五点一到，果然如眼镜爷所说，这些人几乎是一瞬间就溜得没影，胡一下连说句再见的时间都没有，转眼间办公室里就只剩下她一人。

饮料男倒是留下了：“还在下雨呢，你带没带伞？”

胡一下一向自诩为美男协会会长，十足的颜控女。现下自然是对着饮料男疏离地微笑。

“大楼前面的街心花园在改建，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去？”

“我honey待会儿来接我，就不麻烦前辈你了。”

边说边起身拿包，发条短信给冷静：“honey，来接我。”

冷静的回答可想而知，在此便不再重提。

这雨下的，还真是应景。一小撮在廊檐下避雨的人当中，自然少不了胡一下的身影。这个时候才后悔离家前太硬气，没开口要辆车。

得，一咬牙，胡一下直接把包顶到头上，就这么冲进雨里。

这雨势看着挺小，可胡一下转眼就湿了个透心凉，奔跑中看见沿途的广告牌：“透心凉，心飞扬！”胡一下恨不得骂街。

街心花园周围的路确实难走，胡一下鞋子沾满泥泞，她忍着没发作，只想快点坐上车。

真正逼得她开口骂街的，是当她奔下人行道叫出租时，那突然飞驰而来的车，和那车溅起的大片浑水。

原来人倒霉起来，喝凉水塞牙、穿道袍撞鬼这些都是小意思。此时此刻，胡一下前方正是个坑洼，而她几乎是被溅起的污水从头浇到脚。

那辆SUV，车身黑得让人恨，离开的速度更是快到让人恨，胡一下憋屈得肺都快要炸开，没地方纾解，只能置气地把包狠狠一丢，对着那快要消失在雨帘中的车尾大吼：

“浑蛋！祝你爆胎！”

几乎在她骂出口的同时，那辆SUV奇迹般地停了。

真的爆胎了？

胡一下这么想着，几乎要忍不住拍手叫好，岂料它突然又启动了，而且是倒车。